

朱子晚年全論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二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安溪李光燠校

與吳茂實

英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功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却是先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

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

曹萬二生俱於朱子守南康時往謁。時朱子年五十一二歲。此書已覺所學之非。又難於自屈。已知陸學之好。又怪其主張何耶。省發覺悟。陸子特欲人識其本心。俾知仁義禮智皆我固有。如孟子以見孺子入井。驗惻隱。嗜蹴之與。驗羞惡耳。非所謂頓悟也。以扇訟教楊敬仲。驗是非之心。卽其一事也。

答任伯起

希夷

示諭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

亂之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伯起登淳熙三年進士第。調浦城簿。始從學。時朱子四十九歲。此書不知何年所答。大約五十歲後也。涵養省察勝讀書。卽陸子所主學問求放心也。

答任伯起

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試著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答江德功

九

疑義俟細看奉報。易說知頗改更。甚善。然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旣妨日用切己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爲。

之也。絕學捐書，是病倦後看文字不得，正緣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耳。然亦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真若莊生所謂也。

此書歲月無考，然自謂心力俱衰，又悔從前著述，自是晚年，而所論則全與陸子之教合。

答楊子直 三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閑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此第二書也，第四第五兩書，皆朱子捐館歲作，而此書亦

有病後云云。則爲晚年無疑矣。子直兼師陸子。故有墮在
語言心實無得之疑。而朱子直以求放心是要訣答之。此
所謂晚年之教。若合符節也。

答廖子晦八

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
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
出有罪爲能。而不思良善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
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所示疑義甚善。但一二處小未圓
備。別紙具去。職事之餘。更能玩意於此。固佳。然觀書亦須從
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于
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功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
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

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聲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直卿嘗問子晦作宰不庭叅。悔了上位。此書有獲上之說。不知是作宰時否。子晦宰莆田。在慶元二年。見朱子跋子晦仁壽廬條約。時朱子六十九歲。又按詩傳序於淳熙己酉。朱子年六十歲。答子晦第五書。子晦有讀詩傳之語。當更在後。第六書則朱子在南康所答。是時子晦授經劉平父家。尙未出仕。此第八書首云。守官得上官相知。卽非宰莆田時。亦在朱子南康任滿之後明矣。陸子教人讀書。好舉杜元凱優而游之四語。朱子此書意乃相合。

答呂道一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爲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

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于物而動。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若爲萬物散爲太虛之說。則雖若有以小異於輪迴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得爲深知之者也。此未易言。今且當熟讀聖賢之書。而以漸求之耳。

先辨所趨邪正。卽陸子先辨志之說。

答呂道一二

示喻已悉。但爲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覺有窒礙。方好商量。今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于誠實也。

道一爲呂士瞻之子始來謁時。朱子與士瞻書。其論易稱南軒晚年云云。蓋南軒是時已卒矣。此書與道一論學。蓋尤在後。而側重於行。自是晚年之論。凡教人先知後行。皆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者也。

答朱魯叔

劉守請詞未報。計須且畱。知早晚得親炙。又與程弟講學甚善。甚善。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它

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密而不貴於汎濫涉獵也。

劉姓爲守而乞祠。見朱子集中者。惟子澄一人。事在淳熙十六年。朱子年六十歲矣。然論爲學先持己分別義利。其它務精密。不貴汎濫。俱與陸子合。

答潘叔度一

邵子文託明道先生先立標準之言。深中近日朋友之病。且孟子亦有襲而取之之戒。尤當深念也。

陸子戒立定本。卽此意也。叔度師東萊。晚乃事朱子。

答潘叔度二

所論標準襲取之戒。極爲精密。然所謂有爲若。是如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工夫處。非是徒然晝思夜度。以己所爲。校舜所爲。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譬如病人。正當循序

服藥、積漸將理、使氣體浸充可及平人而後已、豈可責効于一丸一散一朝一夕之間、而遽怪其不及平人哉、默誦中庸一卷於寐覺之時、此亦甚善、然與其必誦一過、不若虛心玩理之從容而有味也。

叔度叔昌二潘、皆呂氏門人、朱子所以問答之書皆在東萊沒後、然謂誦一過、不如虛心玩理、意與陸子合。

答潘叔度三

來喻縷縷、備見立志之遠、歎服良深、但所謂敬之爲言、所以名持存之理者、於鄙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持守之意、卽是此心自先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卽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

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此類初若名言小失。不足深辨。然欲放過則恐於日用之功不能無害。故輒言之。子約書中有所反復。亦是此意。幸參攷而互評之。則其辨益明。而儒釋之殊。亦可因以判矣。橫渠集云云。大凡作事匆匆。不能博盡異同。便有遺恨。前輩所謂甚事不因忙後錯了者。誠有味也。

持敬之說。正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陸子嘗駁爲杜撰。而朱子晚年乃始悟耳。

答潘叔度四

所喻敬者存在之謂。此語固好。然乃指敬之成功而言。若只論敬字下功夫處。蓋所以持守此心。而欲其存在之術耳。只

著一畏字形容。亦自見得。故和靖尹公。只以收斂身心言之。此理至約。如若來喻。却似太瀾翻也。大抵諸所誨諭。似皆傷於語言道理頭緒多云云。愚意且欲賢者於此稍加屏置。而虛心觀理於平易專一之地。不審於意果如何也。

收斂身心。卽孟子所謂求放心。而陸子所主以爲學與教之本也。平易專一。亦卽陸子所謂易簡工夫。

答潘叔度五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閑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目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忿疾之意。發於羞惡之端。固有不可已者。然至於加一忿字。便知自家這裏有病了。此

亦深欲面諭之。尤緊切者。恨未有其便耳。醍醐毒藥之喻。恐亦過當。聖賢只得立言垂世。從違真僞。却在它人。如何必得。况吾輩所急。在於自明。正不當常以此念橫在胷中也。陳庸仲近得書云。欲旦夕過此。此等人未欠講論。却是欠收斂。此又是別一箇話頭。要之須面論乃究耳。吾人無用於世。只自己身心一段事。又不曾講究得徹。衆盲摸象。各說異端。不知却如何收殺。可慮。可慮。奈何。奈何。

曰。衰曰病。曰盲廢。自是晚年之論。收拾放心。合於陸子。至於恨盲廢不早。則悔悟深切之至矣。論庸仲意亦相合。

答呂子約二十三

熹衰病如昨。無足言者。暇日自力觀書。惟覺聖賢之言。意味深長。儘有向來見不到處。若於子約所謂經史貫通之妙。則

未有得也。然既曰千里一曲。則便不如且就不曲處理會之爲愈。且如史記禮書篇首四言。恐只是大槩說道理如此。豈爲秦漢把持天下而設。且既曰把持天下矣。則又豈有不由智力而致者耶。此等處。恐是舍却聖賢經指而求理於史傳。故只見得他底高遠。便一向隨他脚跟轉。極力贊歎。他若看得聖賢說禮樂處有味。決定不作此見。兼謂其爲秦漢而發。此四言。亦恐反說低了他意思也。讀詩諸說。乃是詩小序說。非詩說。疑亦是從前太於世變一事。畱意得重。故只見得此意思。大率向外底意思多。切己底意思少。所以自己日用之間。都不得力。前書因論陸子靜處。及說韓岩時話。似已詳說此病。奈何都不見察。至今日。然後始覺身心欠收拾。乎兼此語前此已屢聞之。恐今日所覺。亦未必是真覺也。大事記尙

有第十一卷半未寫、今附元冊去、幸爲寫足附來、不須裁截裝背、却恐與前後冊大小不同也、此書固佳、然昨日看論張湯公孫弘處、亦不能無疑也、

戒向外求切己、正與陸子之教合、書末有抄大事記云云、蓋伯恭沒後也、

答呂子約二十四

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功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却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世考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

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蔚宗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

與子約書二卷，共四十七首，雖未逐一註明早晚年月，細看亦是編年以爲前後。除第二十二書以前，似是朱子五十歲前所作，未爲定論，槩不援引。至第二十三書，有衰病如昨，及寫大事記之語，此書末亦及伯恭文字，自是晚年之論。至第三十書，則注有丁未七月三日，丁未歲，朱子年五十八矣。今錄爲定論，共七首。第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一、三十二、四十五，皆確爲晚年而無疑者。此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爲切要之務，蓋全用陸子教人之法。所